



# 私生子

---

# 杰克

[法]阿尔丰斯·都德著  
◎ 王振孙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私生子 杰克

---

著者/[法]阿尔丰斯·都德

译者/王振孙

上海译文出版社

Alphonse Daudet

JACK

---

本书根据法国 Flammarion, Editeur 版本译出

私生子杰克

(法)阿尔丰斯·都德 著

王振孙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625 插页2 字数 401,000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ISBN 7-5327-1431-4/I·863

定价: 13.4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这本充满怜悯、愤怒和讽刺的书，  
是献给我的良师益友——  
居斯塔夫·福楼拜的。

阿尔丰斯·都德

## 目 次

### 第一部

第一章	母与子	3
第二章	莫龙瓦尔学堂	25
第三章	小国王马杜-热查的盛衰	47
第四章	莫龙瓦尔学堂的一次文学讲座	66
第五章	莫龙瓦尔学堂的一次文学讲座的继续	86
第六章	小国王	110
第七章	在乡间走夜路	130
第八章	Parva domus, magna quies	151
第九章	贝利塞尔初次登场	172
第十章	塞西尔	192
第十一章	生活不是小说	211

### 第二部

第一章	安德莱	229
第二章	虎钳	246
第三章	机器	263
第四章	泽纳伊德的嫁资	276

第五章	酩酊大醉·····	294
第六章	晴天霹雳·····	312
第七章	一个准备送到梅特拉伊去的少年犯·····	327
第八章	锅炉舱·····	352
第九章	归来·····	368

### 第三部

第一章	塞西尔·····	391
第二章	康复期·····	410
第三章	里瓦尔家的不幸·····	422
第四章	伙伴·····	436
第五章	杰克的家庭生活·····	455
第六章	贝利塞尔的婚礼·····	438
第七章	伊达厌倦了·····	486
第八章	这一个还是那一个? ·····	501
第九章	小姑娘不愿意了·····	516
第十章	圣母院广场·····	531
第十一章	她不会来了·····	549

# 第 一 部





# 第一章

## 母与子

“结尾是K，院长<sup>①</sup>先生，结尾是K！名字的写法和发音都是英国式的……是这样的，杰克<sup>②</sup>……孩子的教父是英国人，驻印度英军中的总参谋长……皮姆博克勋爵……您也许知道吧？一个出类拔萃的、非常非常高贵的人，喔！您知道，神父先生，非常非常高……他的华尔兹舞跳得漂亮极了！……他已经死了，死在新加坡，而且死得稀奇古怪，几年以前，他朋友中有一位印度王公专门为他组织了一次盛大的狩猎活动，打老虎！……那些印度王公好象都是一些真正的君王一样……尤其是这一位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他叫什么来着？……等等……我的主啊！他的名字就在我嘴边……拉纳……拉马……”

“对不起，夫人，”校长对她滔滔不绝的话语和不断在跳跃变化着的念头不由得微笑起来，他插嘴说“‘杰克’已经写好了，下面再写些什么呢？”

这位可敬的教士的胳膊肘抵在他刚才在上面写字的书桌上，脑袋微微歪着，用他那教士才有的、洞察秋毫的、狡黠和敏锐的眼睛睨视着坐在他面前的少妇和站在她身旁的杰克（结尾是K）。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一身穿着无懈可击，既符合季节时令——当时是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又顺应时代潮流；甚至

她那轻软的毛皮大衣，她那价值昂贵的黑色服装和她那不太显眼的新颖帽子也隐隐约约地透露着安逸舒适和阔绰的气息；这个女人有一辆马车，她可以从她家里干净的地毯上直接跨上她的双座轿式马车，坐到柔软的坐垫上，不必穿过常人非得经过的街道。

她的脑袋瓜很小——这样的女人总是显得比较高大大，一张漂亮的、表情丰富的、笑容可掬的脸蛋上象一枚果子一样覆有一层绒毛，一双明净、天真的眼睛神采奕奕，加上一口不时露出的雪白的牙齿，更使她显得容光焕发。她的面部表情变幻莫测，在她那有趣的脸庞上有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也许是她那因喋喋不休的需要而有点儿松弛的下嘴唇，也许是她那闪闪发亮的头带下面的狭窄的额头，显示出她是一个不善于思考，智力平庸的人；说明了这个漂亮的女子讲话时为什么随时都会离题万里，就象那些大小尺寸计算好了的日本套头小篮筐，可以一只一只套放进去，可是最后一只是空的。

至于那个孩子，您可以设想一下，那是一个发育很早的、瘦骨嶙峋的、七八岁的小不点儿，一身英国式打扮，就象他的名字杰克要求以“K”结尾一样。他两条腿露在外面，戴着一顶镶银饰的窄边软帽，披一条苏格兰方格呢长巾。那套服装也许和他的年龄相配，可是似乎和他高高的身躯以及他已经长粗了的脖子不太协调。他那冻僵了的结实的腿肚，两边都从他那可笑的服装里露出来。因此他自己也感到很尴尬。他很不自然，感到害羞，双眼下垂，不时地向自己赤裸的双腿投去沮丧的一瞥，仿佛他在心底里诅咒皮姆博克勋爵和全体驻印度的英军，就因为

---

① 指修道院院长。他又是修道院寄宿学校的校长。

② 杰克(Jack)是英国人或美国人的名字，结尾是“K”；相应的法国人的名字是雅克(Jacques)，结尾是“ques”。

他们，他才打扮得如此奇形怪状。

在容貌上，他很象他的母亲，有些地方比他的母亲更清秀，更高雅，并且包含着从一个美丽少妇转化成—个聪明男子的所有成分。他有和她同样的，更深沉一些的目光；同样的，可是要开阔得多的额头；同样的，表情严肃时便会抿紧的嘴巴。

在这个女人的脸上，任何思想、任何感情，都是匆匆而过，瞬息即逝，不留下一条皱纹、—丝痕迹；它们你追我赶，迅若流星，以致在她的眼里仿佛始终保留着对它们的飞速逃逸感到惊奇的神色。而在孩子的身上呢，情况恰恰相反，人们感到他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要不是他在他那种懒洋洋的，所有这些小家伙都有的无精打采的姿态中加上了些在母亲裙子边长大的孩子的羞怯和撒娇的动作，他那种稍嫌过分的专注神态甚至真会引起别人的不安。

这时候他正倚在他母亲身上，—只手插在她的手笼里，怀着默默的仰慕心情在听她讲话，—面时不时用—种好奇、克制和胆怯的神色瞅瞅面前的那位教士和四周的—切。

他答应过不哭鼻子的。

可是他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阵抽泣，发出—声呜咽似的呻吟。这时候，母亲的眼光便会投射过来，仿佛在对他说：

“你记得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孩子马上把他的呻吟和眼泪忍了下去；可是别人感觉得到他心里非常难过，也就是第—次寄宿生活在那些长期在家中生活的孩子身上所引起的，象要被流放和遗弃那样的痛苦感受。

神父在几分钟里对这位母亲和她的孩子所作的调查也许可以使—个目光短浅的观察家感到满足；可是对奥神父——他管理这个沃吉拉尔的耶稣会的贵族学校已经超过二十五年了——来说，他是不可能猜不出新来学生的母亲是—位与众不同的主

顾的，因为他对这个社会太熟悉了，他对巴黎的上流社会，他们的语言和穿着的细微差异全都了如指掌。

她那种在走进办公室时泰然自若的态度——她那种若无其事的神色太明显了，以致不象是真的——，她那种仰天坐下去的姿势，她那种不太自然的大笑，尤其是她那些似乎隐藏着某种难言之隐的滔滔不绝的谈话，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教士的猜疑。不幸的是，在巴黎，各阶层的人都混杂在一起，虽说有各自的娱乐活动、穿着方式和散步场所，但没有明确的界线，在时髦女人中哪个是女仆哪个是妓女，哪个是假作正经的轻佻女人，哪个是自甘堕落的侯爵夫人，是很难区别的。因此即使那些最老于世故的人，光凭第一眼的印象也是很容易作出错误判断的；这就是神父为什么要如此专注地打量这个女人的原因。

尤其使他在考察中感到为难的是她缺乏条理的谈话。如何来得及在这些东拉西扯，颠三倒四，象笼子里的松鼠似的跳来蹦去的谈话中先让自己镇定下来呢！不过，尽管她也许在有意糊弄他，对她的情况他也已经略知一二了。在他问起杰克的姓氏时，这位母亲局促不安的态度更坚定了他的猜测。

她满面通红，心慌意乱，一时间竟答不出来。

“是啊，”她说，“请原谅……我还没有作自我介绍呢……我究竟是怎么搞的？”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象小香袋一样的香喷喷的，象牙做的名片盒，从里面取出一张名片，名片上用扁平的长字体印着这个漂亮的、可是又不说明什么问题的名字：

伊达·德·巴朗西

校长古怪地微微一笑。

“这也是孩子的姓吗？”他问。

这个问题提得可说有点儿无礼。这位夫人懂得了他的意思，越发慌张了；于是她装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来掩饰她的不安。

“那当然……神父先生……当然。”

“噢！”教士语气庄重地回答说。

现在轮到 he 不知道如何来表达他的想法了。他的手指转动着那张名片，嘴唇微微哆嗦着，就象一个知道自己要说的话的分量和效果的人一样。

他突然站了起来，走近一扇落地长窗，这扇窗朝着一个在同一平面的、种着许多美丽的大树的，在冬天的艳阳下映得一片通红的大花园，随后在玻璃上轻轻地敲了一下。窗外出现一个黑色的人影，几乎就在同时，一个年轻的教士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喂，我的好心的迪菲厄，”院长说，“带这个孩子去散会儿步……让他看看我们的教堂，我们的暖房……他在这儿呆得不耐烦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

杰克以为校长想用散步作为借口，不让他和母亲作痛苦的告别，因此他的眼光里流露出了恐怖和绝望的感情；这时那位好心的教士轻轻地安慰他说：

“别怕，小杰克……你母亲不会走的……你回来时还会在这儿看到她的。”

孩子还有点儿犹豫。

“去吧，我的小乖乖！……”德·巴朗西太太象王后似的把手一挥说。

于是他立即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连一句怨言也没有，似乎他已经历尽人间沧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准备逆来顺受。

孩子走出去了，办公室里静了一会儿。可以听到孩子和他

的同行者在冻硬了的砂地上逐渐远去的格吱格吱的脚步声，木柴燃烧时的劈啪声，树枝上麻雀的叽喳声，钢琴声，人声，从挤满人的房间里传来的嗡嗡声，所有那些因为冬天和关着的窗子而减弱了的，一座大寄宿学校在上课时间的嘈杂声。

“这个孩子看来很爱您，太太，”校长说，杰克优雅的风度和顺从的态度感动了他。

“他怎么会不爱我呢？”德·巴朗西太太也许有些过分夸张地说，“可怜的小乖乖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母亲一个亲人了！”

“啊，您现在是孀居？”

“唉，是的，院长先生……我丈夫已经死了，十年以前，甚至就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年，死得相当凄惨……唉！神父先生，那些想尽办法去为他们的的女主人公寻找奇妙经历的小说家决不会料到，最最平凡的生活有时候能为十部小说提供素材……我的一生就足以证明……德·巴朗西伯爵，就象他的名字便能告诉您的一样，属于都兰省一个有名的古老家族……”

算她倒霉。奥神父恰好是出生在都兰省的安布瓦兹的，他对他那个省里的贵族世家一清二楚。顿时，在他已经感到怀疑的皮姆博克总参谋长和新加坡的印度王公上面又加上了巴朗西伯爵。可是他不露声色，只是很和气地打断了这位所谓的伯爵夫人的话。

“难道您不象我那么想吗，夫人，”他问道，“那么突然地让一个看来和您感情非常深的孩子和您分开，也许太残酷了吧？他还很年轻。而且，还不知道他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一种分离的痛苦，他有那么坚强吗？……”

“您看错了，先生，”她天真烂漫地回答，“杰克是一个相当结实的孩子。他从来没有生过病。也许脸色苍白了些，可那是因为巴黎的air的缘故，他还没有习惯呢。”

教士看到她没有能体味到他的言外之意，有些不耐烦了，他用强调的语气接着说：

“再说，眼下宿舍已经住满了……这一学期也过了很多时间了……我们甚至不得不把一些新生打发回去，要他们明年再来……所以我也只能请您等到那时候再说。到时候我们可以再想想办法……不过，我现在什么也不能答应您。”

她听懂了。

“那么，”她的脸色慢慢地变得苍白起来，说，“您不愿意接受我的儿子？您是不是也不愿意回答我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

“夫人，”教士回答说，“为了不作这个解释，我甚至愿意作出任何牺牲；可是，既然您一定要我讲，那么就不得不告诉您，我所管理的学校要求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来的家庭有相当高的道德观念……巴黎这个地方，有很多非教会学校，您的小杰克可以在那儿得到所有必需的照料；可是，在我们这儿，这是不可能的。我恳求您，”他做了一个表示不耐烦的手势接着说，“别再要我作进一步的解释了……我没有任何询问您和责备您的权利……我的话您听了很痛苦，我非常遗憾；可是请相信，我这样毫不留情地拒绝您，对我来说，我的痛苦不下于您。”

在教士讲话的时候，德·巴朗西太太脸上掠过了各种各样的表示痛苦、轻蔑和困窘的神色。起先，她想故作镇静，还是装得象上流社会的人那样昂首挺胸；可是校长那些钻进她幼稚的灵魂深处的亲切的谈话使她突然软了下来；她情绪激动，悲从中来，怨愤交加，泪水涟涟，把过去的事情全都讲了出来。

唉！是啊，她真是苦命人。没有人知道她为这个孩子已经受了多少苦难……

好吧，是这么回事！这个可怜的小乖乖没有父亲，没有姓氏；可是为了这个原因难道就可以把他的不幸当作他的罪恶，要

他为他父母的错误负责吗？“啊，神父先生，神父先生，我求您了……”

就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由于一时冲动——如果当时气氛不是那么严肃的话，这样的行动是会让人发笑的——她握住了神父的手，那是一只主教才有的，很美的，白皙绵软的手，神父觉得有些尴尬，把手轻轻地缩了回去。

“别激动，亲爱的夫人……”他说。他被对方的眼泪和冲动的感情吓坏了；因为她抽噎哽咽，哭得气也憋住了，就象一个普通的、无所顾忌的天真的小孩子一样。

那个狼狽不堪的神父心里在想：“主啊，如果这位夫人晕过去了，叫我怎么办呢？”

可是他越是安慰她，她却越是激动。

她想为自己辩护，作解释，叙述身世；不管愿意不愿意，院长不得不听着她讲了一个含糊不清的，时断时续的，七零八碎的，没完没了的故事。她完全沉浸到她的故事里面去了，她神情狂热，说话颠三倒四，根本不考虑如何才能把事情说清楚。

据她说巴朗西不是她的姓……唉！如果她能把她自己的姓讲出来就好了，别人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可是法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的荣誉，您听清楚了，最古老家族之一的荣誉就和这个姓氏有关系；她宁愿被人杀了也不能让人逼着她把这个姓氏说出来。

校长不愿听她的话，想告诉她，他不想打听她任何事情；可是他甚至连让对方静下来听他讲话也办不到。她的话匣子已经打开，要制止她那些在空中回荡的话语也许比要刹住在全速转动的风车的羽翼还要困难。她似乎特别想说明的是，她的出身极为高贵，她那无耻的引诱者的出身也并不坏，他在有些东西上面也不是没有贵族标志的；再说，她是受害者，其经历之曲折，命



运之坎坷，真是闻所未闻，使人难以置信。

在所有这些话里面究竟应该相信些什么呢？也许句句是假的，因为在这些犹豫不决，前言不搭后语的讲话中充满着矛盾。可是这些话里也会有一些真诚的、动人的、甚至是感人肺腑的东西，那就是这位母亲和这个孩子的真挚的感情。他们过去始终生活在一起，她请了些老师到家里来教他；只是因为现在孩子懂事了，而且分外聪明，对他那双已经觉醒的眼睛防不胜防，才不得不和他分开。

“最好的办法，”教士严肃地说，“莫过于您要品行端正，作风正派，使您的家庭无愧于您那位生活在其中的孩子。”

“关于这方面的事，我始终是关心着的，神父先生，”她回答说，“随着杰克慢慢长大，我觉得我也变得越来越规矩了。再说，我总有一天会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有一个人追求我已经很久了……可是在这以前，我还是想和孩子分开，让他和现在我还不太正常的生活隔离开来，给他受一种基督徒的贵族教育，无愧于他本应得到的高贵的姓氏……我原来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可是您现在不愿接受他，同时也使做母亲的所有的良好愿望化为泡影……”

听到这里，校长似乎有点儿动摇了。他犹豫了一分钟，随后两眼紧盯着她说：

“那么，好吧，太太；既然您一定要这么办，我就满足您的愿望吧。我很喜欢小杰克。我同意接受他做我的学生。”

“喔，院长先生！”

“可是，有两个条件。”

“我准备全部接受。”

“第一个条件是，在您的生活正常化以前，孩子的例假日，甚至寒暑假，都要在学校里过，不能回到府上去。”